

ERSHISIJIZHONGGUOZHUMINGZUOJIASANWANJINGDIAN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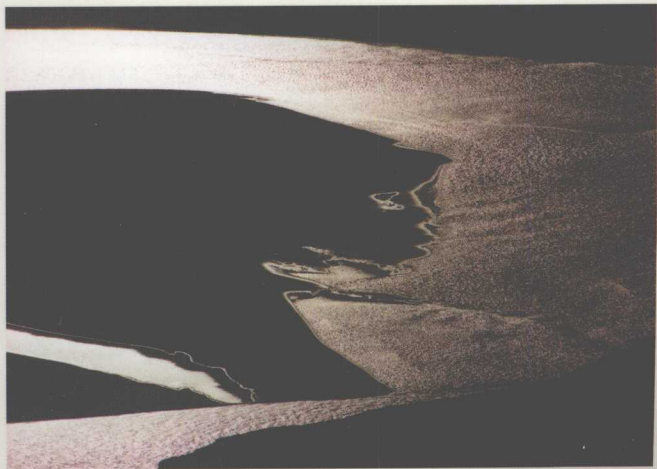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季羨林

张中行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晨 光



D00396573

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 · CHENGUANG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晨 光

张中行 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 谷向阳主编.
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1999. 7

ISBN 7 - 80606 - 247 - 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
- 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晨 光 张中行 著

责任编辑: 王保华

封面设计: 龙震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

32 开 4.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 1 - 30000 套

ISBN 7 - 80606 - 247 - 5/1·20

定价: 660.00 元 (套) 6.60 元 (册)

漫谈散文（代序）

季羨林

美林按：吉林摄影出版社推出了这一套巨著，要我写一篇序。我应命打腹稿。几经考虑，我要说的话好像都已说过。猛然顿悟：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《漫谈散文》。我现在的想法几乎都已经写在里面了。难怪我现在有似曾相识之感。既然如此，即使我想另起炉灶，也决不会超出那个圈子。我又何必做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？于是我就决定，起用那一篇旧作，作为本书的“代序”。

对于散文，我有偏爱，又有偏见。为什么有偏爱呢？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，散文最能得心应手，灵活圆通。而偏见又何来呢？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。

我没有读过《文学概论》一类的书籍，我不知道，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。我个人觉得，散文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。最广义的散文，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

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。再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、不用四六体的文体。更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随笔、小品文、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。英文称之为 Essay, Familiar Essay, 法文 Essai, 德文是 Essay, 显然是一个字, 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。查一查字典, 译法有多种。法国蒙田的 Essai, 中国译为“随笔”, 英国的 Essay, Familiar Essay 译为“散文”或“随笔”, 或“小品文”。中国的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, 过去则多称之为“小品”。我堕入了五里雾中。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这个名，我正不了。我只好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，这决不是王婆卖瓜，是必须承认的事实。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，情况也有分歧。英国散文名家辈出，灿若列星。德国则相形见绌，散文家寥若辰星。印度古代，说理的散文是有的，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。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。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？我一时还说不清楚，只能说，这与民族特性颇有关联，再进一步，我就穷辞了。

这且不去管它，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，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。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在文学范围内，改文言为白话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七十多年以来，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但是，据我个人的看法，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。小说，包括长篇、中篇和短篇，以及戏剧，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。这是福？是祸？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，很难说

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。戏剧亦然，不必具论。至于新诗，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，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。既然叫诗，则必有诗的形式，否则可另立专名，何必叫诗？在专家们眼中，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，太平淡低下了。然而我却认为，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。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“只堪自怡悦”，对于我却是“只等秋风过耳边”了。

这些先不去讲它，只谈散文。简短截说，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。其中原因并不难揣摩。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。于是作者如林，佳作如云，有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，并非罕事，实如家常便饭。五四以后，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，或抒情，或叙事，稍有文采，便成佳作。窃以为，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，良有以也。

但是，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？有的，或者甚至可以说，还不少。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，说什么：“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。”散者，松松散散之谓也。又有人说：“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‘随’字。”随者，随随便便之谓也。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：写散文随笔，可以随便写来，愿意怎样写，就怎样写。愿意下笔就下笔；愿意收住就收住。不用构思，不用推敲。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，想弄点新鲜花样；但由于腹笥贫瘠，读书

不多，于是就生造词汇，生造句，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。结果往往是，虽然自我感觉良好，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帐，奈之何哉！读这样的散文，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咽不下，进退两难，啼笑皆非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。正相反，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。我回天无力，只有徒叹奈何了。

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也并不困难。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想走捷径，总想少劳多获，甚至不劳而获。中国古代的散文，他们读得不多，甚至可能并不读；外国的优秀散文，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，露一两手。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。

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，又几次说到“优秀的散文”。我的用意何在呢？偏见就在“优秀”二字上。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，不是最广义的的散文，也不是再窄狭一点的散文，而是更“窄狭一点”的那一种。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内，我还有更更窄狭的偏见。我认为，散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，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：真，就是真实，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；情，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。即使是叙事文，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，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。《史记》中许多列传，本来都是叙事的；但是，在字里行间，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，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苏东坡的《范增论》、《留侯论》等等，虽似无情可抒，然而却文采斐然，情即蕴涵

其中，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。

这样的散文精品，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。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。每一背诵，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，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。如饮佳茗，香留舌本；如对良友，意寄胸中。如果真有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话，我即是也。从高中直到大学，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，文字不同，心志各异。但是，仔细玩味，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：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，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；娓娓动听，逸趣横生；读罢掩卷，韵味无穷。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。

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，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。虽然笼统称之为“百花齐放”，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。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，各有自己的风格，合在一起看，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，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，冰心的灵秀玲珑，朱自清的淳朴淡泊，沈从文的轻灵美妙，杨朔的镂金错彩，丰子恺的厚重平实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至于其余诸家，各有千秋，我不敢赞一词矣。

统观古今中外各名家的散文或随笔，既不见“散”，也不是“随”。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，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轻率的产品。蒙田的《随笔》，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。我个人认为，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蒙田是极其深刻的；但在艺术性方面，他却是不足法的。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。

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，我发现，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，没有哪一个是“散”的，是“随”的，正相反，他们大都是在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，简练揣摩，煞费苦心，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，狠下工夫。文章写成后，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，自然天成，实际上其背后实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。空口无凭，有文为证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是流传千古的名篇，脍炙人口，无人不晓。通篇用“也”字句，其苦心经营之迹，昭然可见。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，我现在不再列举，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。

在文章的结构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，在这一点上，诗文皆然，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，而且我相信，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。要举例子，那真是不胜枚举。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。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开头几句话是：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”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，原稿并没有。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，把原稿派人送走。但他突然心血来潮，觉得还不够妥善，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，把原稿追了回来，加上了这几句话，然后再送走，心里才得到了安宁。由此可见，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。从这一件小事中，后之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。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。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，有笼罩全篇的力量，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，有如高屋建瓴，再读下去，就一泻千里了。文章开头之重要，焉

能小视哉！这只不过是一个例，不能篇篇如此。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，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有的提纲挈领，如韩愈《原道》之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”。有的平缓，如柳宗元的《小石城山记》之“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”。有的陡峭，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“天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”。类型还多得很，不可能，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。读者如能仔细观察，仔细玩味，必有所得，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

谈到结尾，姑以诗为例，因为在诗歌中，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。杜甫的《望岳》最后两句是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钱起的《赋得湘灵鼓瑟》的最终两句是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山数峰青。”杜甫的《赠卫人处士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杜甫的《缚鸡行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鸡虫得失无了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。诗文相通，散文的例子，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并不难理解。在中国古代，抒情的文或诗，都贵在含蓄，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如食橄榄，贵在留有余味，在文章结尾处，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，带向缥缈，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。我不敢说，每一篇文章，每一首诗，都是这样。但是，文章之作，其道多端；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我上面讲的情况，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，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。

“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？”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

了。我敬谨答曰：是的，亲爱的先生！我正是在讲八股，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。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，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。从内容上来看，它是“代圣人立言”，陈腐枯燥，在所难免。这是毫不足法的。但是，从布局结构上来看，却颇有可取之处。它讲究逻辑，要求均衡，避免重复，禁绝拖拉。这是它的优点。有人讲，清代桐城派的文章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在结构布局方面，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。这个意见极有见地。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——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——学一点八股文，会对他们有好处的。

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，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，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，告诫大家：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“难于上青天”，但也决非轻而易举，应当经过一番磨练，下过一番苦工，才能有所成，决不可掉以轻心，率尔操觚。

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，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，篇篇风格不同。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，我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仅就我个人而论，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，流利而不油滑，庄重而不板滞，典雅而不雕琢。我还认为，散文最忌平板。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，写得规规矩矩，没有任何语法错误，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，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，是好的教材资料，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。我个人觉得，文学最忌单调平板，必须有波涛起伏，曲折幽隐，才能有味。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，外国句法；

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，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，以避免干燥无味。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，围绕着一个主旋律，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；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，形式稍加改变，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，在跌宕中见均衡，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，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。有这样的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，再充之以真情实感，必能感人至深，这是我坚定的信念。

我知道，我这种意见决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。风格如人，各人有各人的风格，决不能强求统一。因此，我才说：这是我的偏见。谈“偏见”，是代他人立言。代他人立言，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。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，否则我决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来论证。我相信，大千世界，文章林林总总，争鸣何止百家；如蒙海涵，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，则我又将感激涕零之至矣。…… (30)

城	(36)
但目送芳尘去	(41)
自序	(45)
谁闻钟磬音	1999年7月25日 (49)
月是异邦明	(56)
自欺而不欺人	(66)
临渊而不羡鱼	(70)
红漆点画一	(77)
红楼点流霞	(81)
情网	(88)
有关史识的网话	(97)

(201) 主人翁短
(711) 宝翁前集自
(551) 阳翁集序
目 录 目总许全

漫谈散文（代序） 季羨林
作者小传 (1)
出世 (2)
晨光 (9)
书 (13)
灯 (23)
桥 (30)
城 (36)
但目送芳尘去 (41)
自省 (45)
惟闻钟磬音 (49)
月是异邦明 (56)
自欺而不欺人 (66)
临渊而不羡鱼 (70)
红楼点滴一 (77)
红楼点滴四 (81)
情网 (85)
有关史识的闲话 (97)

苦、苦乐，这是切身的天壤。佛家与常人的认识相反，因而对付的办法也就大不相同，大致说：常人是偏要舍，常人是任性而行，佛家却要改性，由常人的眼光看，这是

作者小传

世 出

处理人生问题，逆水行舟。引起的问题有两个：一，这样认识对不对；二，如果认识不错，并且真正信受奉行，能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。

【张中行】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。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35年毕业后，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，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。1949年以后，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。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，而是一个杂家。这种杂家，非班固所云“漫羨而无所归心”者，而是兼哲理与艺文、形而上与形而下，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。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，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。他对罗素、培根的研究，对老庄、孔孟、佛学的思索，其成就均令人仰视。他晚年所著的《顺生论》，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《论语》。那弥漫着广阔、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，亦可当作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。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，写作的时候，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。他像一个哲学家，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，追求理性的大限。著有《负暄琐话》、《负暄续话》、《负暄三话》、《桑榆自语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诗词读写丛话》、《顺生论》、《谈文论语集》、《张中行散文选集》等。

试论人生	(109)
自我提前论定	(117)
编辑说明	(123)
出 世	

业中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，但是对它的态度以及处理办法却可以大有差别。办法有常有变，或者说有顺有逆。举例说，中国的儒道和来自印度的佛道相比，前者是常，是顺，后者是变，是逆。绝大多数人走的是常道，生生而不问其所以然。这是世间法，像是行船顺流而下，比较简易。佛道就不然，对人生的看法、处理，常常与一般人相反，这是出世间法，逆水行舟，困难不小，因而“真正”信受奉行的是极少数。

出世，这是方便说，因为变是变世俗之道，逆是逆世俗之道，出也罢，入也罢，都是“在世间”所行。但是这与一般人的在世间所行大有分别，举最显著的说，佛家否定世俗的所谓幸福，而向往彼岸，即所谓涅槃，这在常人

是会感到奇怪，甚至难于理解的。难于理解，是因为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这所谓道，最根本的是对生命活动的看法。“生”是客观事实，对于这样的事实，一般人是不疑不问，“顺帝之则”；佛家则不然，他们认为生是无常，是苦，用世间常道求乐避苦，其结果是不能超出轮回，越陷越深，也就是要受永无止境的

苦。苦乐，这是切身的大事，佛家与常人的认识相反，因而对付的办法也就大不相同，大致说，常人取的偏要舍。常人是率性而行，佛家偏要改性，由常人的眼光看，这是变，是逆。

处理人生问题，逆水行舟，引起的问题有两个：一，这样认识对不对；二，如果认识不错，并且真正信奉奉行，能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。

先看看前一个问题。人生无常，有生必有死，这是常人也承认的，问题在于，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评价。显然，评价主要须靠当事者的感受。同样一种经历，甲可能感到乐，乙可能感到苦，或者，苦乐的感受虽然差不多，甲可能觉得好，认为宜于取，乙可能觉得坏，认为宜于舍。如果这不同的感受都是来自内心，一方想说服另一方就非常困难。佛家称现世为娑婆世界，意思是充满苦，这对不对呢？常人当然不这样看，但是否定这样的认识却不容易，因为：一，世间生活中有苦，这是事实；二，忍苦，碌碌一生，终于是无常，实在不值得，这样的认识也能自圆其说，至少是可以自行其是。自然，这样认识的是少数，但是，在这样的问题上，少数也必须服从多数吗？似乎不能这样说。

佛道，出世法，我个人看，可评议的主要不在于“看法”，而在于“办法”，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，信奉奉行，能不能得到期望的效果。这里假定人生是苦的看法不错，脱离轮回的想法很好，怎么办呢？佛家的办法是出世，用“般若”渡到彼岸，求得涅槃。这就使人不得不